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

謂汲汲也。語類聖人此等語皆是移向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潤自是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

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設辭也。好古敏以求之。聖人

是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聞一知十。不

足以盡之。蒙引此必當時人見夫子無所不知。而以生

知稱之。故夫子辭之曰。我非生而自知此理者。我乃好古

而汲汲以求之。故能知其理者。紹聞編聖人自有聖人

之學。惟生知而未嘗不學。所以為聖人。然其學豈若常人

之學。其至誠懇惻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其好古。直是心

契。古人於千百載之上。其敏求。直是有自不能忘。自不違

暇處。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聖人自言與教人。只是一
樣。聖人說處。便是吾人學他做處。道理古人發明。都已現
成。在這裏了。只患不好古。好古者。又患不能敏。以求之。使
學者果能實用。敏以求之。工六則。聖人亦豈不可至此。章
夫子蓋因門人謂其生而知之。不可及。故告之。以此。○
輯語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此聖人全體也。只恐人推
命吾美生本義進學
卷二述而
三
教復堂

委生知不肯去好古。敏求此聖人至教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

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

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精義伊川曰生知只是他生自

知理義者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

問禮老聃訪官各於鄰子何害為孔子禮文官各既欲知

舊物又不可望空擬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語類

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

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理完其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

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或問小註聖人雖是生知然

也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

理會見得便了學時要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

尊去。雙峯饒氏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

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紹聞編論所學必先自人倫日

用身心根本處如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子以

事父未能也則人倫切近之間聖人亦嘗有自見不足處

而學之不厭者而尹氏以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為言蓋禮

樂名物古今事變無非義理亦無非切於人倫日用之實

但聖人明物察倫其有待於學處自是少只是此等處必

○子不語怪力亂神

設說



是多而其間亦自有緩急先後之序程朱實未嘗教人專

於禮樂名物上求聖學後來有辯尹說為非者妄。精言

論聖人身分於義理合下原是生知敏求則多能之事但

在夫子口中只是彙言義理不得云所學是外面零細事

然尹氏必析言義理可以生而知禮樂名物不可以生而

知者正見得好古敏求之功不可少。夫子是真箇着如此

非憑空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

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

言言

敦復堂

語人也。精義范氏曰君子非正不言其所言者常道也明無物察人倫而已是四者不可以訓也學者之言及此則心術不得其正未有不入於邪說者也按心術不
得其正與集註論神微背然馳情杳渺亦心術之累故於義可該。或問孔子於春秋紀災變戰伐篡弑之事於易禮論鬼神者尤詳今日不語四者何也曰聖人平日之常言蓋不及此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又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也亦鮮矣。語類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未曾說此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南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聖人之言未嘗及此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嘗言之也。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

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蒙引答述曰語聖人於此四事人雖言及已亦不答也
按此於范氏云學者之言及此則心術不得其正聖人蓋隱以不語示戒焉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條辨所以不語之故只在非理之正與非窮理之至未易明上謝氏又從對面尋出四項正反相形但本文却只說不語者在此未說所語者在此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精義楊氏曰學者何常師之有苟可以長善而救失

皆吾師也故三人行必有善可擇而從不善者可省而改
 是乃得師也○語類聖人之學異夫常人之學才畧舉其
 端這裏便無不昭徹然畢竟是學人若以自脩為心則舉
 天下萬物凡有惑於前者無非足以發乎義理之正善者
 固可師不善者這裏便恐懼脩省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吾
 師也○雙峯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
 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
 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意南軒張氏曰一人之身有
 善有不善亦莫非我師也按言外參入此兩條意善不善
 越看得活必有字越說得真滿中張在我緊要在擇收功
 在從在改必如是○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
 乃為能自得師

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汪氏炎祖曰尹氏以見賢思齊齊未必能從不善同當改然不內自省則也未必能改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黽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

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

能違天害已精義伊川曰天生德於予便是命聖人極斷制以理○或問聖賢之臨患難有為不自必

之辭者有為自必之辭者為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

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為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

匡人是也以文考之則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子何固

不同矣以事考之則寮倉之為譖愬利害不過廢興行止

之問其說之得世固有是理矣聖賢豈得而自必哉至於

桓魋匡人直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所必哉無是
 理也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曰聖人之自必如此而
 又微服以過宋何也曰聖人雖知其不能害也然避患亦
 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亦未嘗不聞暇所謂並行而
 不悖者學者宜深玩於斯焉○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
 禮大樹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孔子既遭伐樹之

厄遂微服而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孔子告以此語也。語類才微聖人自反無愧說時便小了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已也。又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其易惟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善者又曰此與匡人皆是斷然害聖人不得聖人說出自恁地直截。問孔子既如此說子却又微服而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盡否。曰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若知命便立乎巖墻之下也。何害却又不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是捨命。吳氏曰其如命何聽命於天也。其如子何則天命在已而已。與天為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廢典不可知之辭避之。若匡人桓魋則為斷然自信之辭。輯語天生此德於子自無死桓魋之理。只在生德上。看非謂天生德後入必保護此德也。聖人亦只在德上信得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

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

精義游氏曰聖人語默動靜無非教者其所以與二三子者甚易知而易見也惟其聽之者自不能見故以為有隱

耳其曰是丘也者實諸已以實其言也愚按末句特揭是丘也分明是夫子現身說法直以一丘字與二三子和盤

托出使其各自領取方見得無行不與的實分明時解每將丘字與上文我字吾字只作一例看而轉從是字著眼

如云有隱非丘無行不與是丘徒增絮聒未見指歸游氏質諸已以實其言理最真語最煉。延平李氏曰孔子之

示人其道昭然常存乎動靜俯仰視聽嚙笑訾歎之間而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非深。范陽張氏曰孔子於日

用問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羣弟子由而不

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為隱故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之一言則知夫子平日儼括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羣弟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知用

敦復堂

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
 屢書特書者正謂此耳。○語類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
 以語上也。子貢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想是
 不會得聞者疑其有隱。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
 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洒掃
 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要緊意思都在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處須去不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凡
 日用飲食居處之間是如何自家今當如何。或問鄉黨所
 得亦足以見聖人之動靜曰與上大夫言閤閤如也之類
 這亦可見但夫子所以與二。三子又不止此。須是實認得
 意思是如何。○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廣。濶
 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之止與默之亦為教所當知也。○
 按首句一呼先與二。三子揭破疑團。次句急轉為之解釋
 末乃切實證明全在丘字上着力。與字對隱字看作止語
 默攝在無行不與中言其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
 無往不與也行字不必泥
 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

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

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

躡易而進也。精義伊川又曰孔孟之道一也其教人則異

孔子常俯而就之孟子則推而高之孔子不

俯就則人不親孟子不推高則人不尊聖賢之分也二

三子不能窺見聖人故告之以無隱也。○語類道有大小精

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聖人教人就其近

者小者教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

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
 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紹聞編體道無
 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所謂與道為體非身體力行之體
 也。○慶源輔氏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
 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聖人體道無隱作止語默亦無非教也但人自不察耳
 敦復堂

論語集注卷一述而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語類教

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力行之方也
○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修於行所行雖善然更
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問文行忠信恐
是教人之序當先博以文使之躬行方教之忠信曰此是
表裏互說在這裏不是當學文修行時不教之存忠信也
教人當從外說入又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他講說不然
行箇甚麼忠是甚物事信是甚物事到得為忠為信時自
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到忠信且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
二字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都
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如說事親
是如此事只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自
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
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
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箇甚麼

所以文為先○教不以文無由入與說事理之類便是文
小學六藝皆文也○行是就身上說忠信是就心上說○
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
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為本蓋非忠
信則所行不成故耳條辨申之曰到得盡忠信時益好博
文而所行皆實矣非學文修行而不教之存忠信亦非既
存忠信後用學文修行不着也○勿軒熊氏曰忠是實心
就已上看信是實理就事物上看紹聞編或疑信以事言
則已在行中列於四教則又在行外吾曰信見於事非全
在事也故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集解忠信合
俱在心上說俱主於誠而自分體用忠者誠之源也幾已
動而事未形其心之盡與不盡惟吾自知之所以發已自
盡為忠信者誠之立也意已發而理有定其心之實與不
實則人共見之所以循物無違為信二而一故程子合言
一而二故列為四教○輯語此與雅言章皆門人習久共
悟而舉其大要如此在聖人固未嘗立此條規課程也四
者於衆人看則有材質科分之不同
於一人看則有時候次第之不一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語類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

是他理會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

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

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

是較依本分蒙引聖人者大而化之者也君子者大而未

化者也按聖人君子張敬夫以學言要是既有質而又充

之以學便是聖人也是從實心造到至極聖人實是聖人

君子實是君子都將地位坐實自隱隱與

有恒相關得見不得見之思愈沉摯有九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子口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

人者志於仁而無惡語類問善人是資質大故粹美其心

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

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

是只是有志於善而不肯為惡耳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

事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

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到聖人只是

恁地便住了○善人是資質自好底人要做好事而自然

無惡者也有恒則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謂義揚氏曰有恒心敦復堂

然後可與為善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也故善人不可得而見思見有恒者易曰恒久也以亡為存終亦必亡而已矣何可久也虛也約也亦然故曰難乎有恒矣○曾氏曰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兩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鳥能久矣○或問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之無以繼則雖欲為自常不可得矣○條辨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恐朱子本意亦不是鑿指貧富貴賤但此二字原貧富貴賤之稱今借來說凡作為用度約而為侈泰皆是故下又總承之曰作為如是之形云云看來虛對實言約雖實而少盈是滿於中泰便溢於外愚按集註凡若此者原是海濶說三項即稟指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泰不必另樣○語類問難乎有恒矣曰這不是說他無常只是這人恁地有頭無尾了是難乎有常矣是不會有常言此三病皆受於無常之前

○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

新安陳氏

曰以學言者兼乎質以質言則未學者也

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

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

之義其示人人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需題問未有不自有恒而

能至於聖人者天下事大樂既是有恒方做得成皆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微行一兩日流漸大至到建瓴遂成大溪看來為學亦是有恒方可至於聖人曰最是古人斷機譬喻最切緣是斷時易接時難一斷了便不可接○義府第人品之等聖人誠最尚立人道之本則有恒是做脚○愚按末節言三者之難乎有恒而有恒之義即從茲可想集註是發聖人言外之意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

網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

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

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

人之本心矣雙註不綱是不忍盡取不射宿是不忍揜取

新安陳氏曰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於

此可見其本心○愚按釣與弋夫子之所嘗為綱與射宿

夫子之所不為自是旁人見得如是在聖人前無所吝心

方見得聖心自是滿腔生意若必沾沾較量於盡取

揜取之如何不可為於理雖是去聖人胸次遠矣

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南軒張氏曰聖人之

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

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

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

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

鳥獸魚鱉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

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禁殺茹蔬頽身餽獸而於其天性

之親人倫之愛反愬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大理之公

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

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

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柯養伊川曰不知而作妄

張子曰世有不知而作之者蓋妄也妄也夫子所不取也

故曰我無是也○語類問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

只是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

皆習使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按童子見是童子來見而夫子許之得見門人之惑在夫子許之得見而夫子之許却正因童子來見惑只是追其已往逆其將來而不自知其為已甚之行也正

與下節對針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其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

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

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

已甚之意。精義謝氏曰童子委贊而退蓋本無與先生長者抗禮之意此門人所以惑也然先生與之進則進不與之進則退庸何傷蓋人苟有潔已之心以進亦可與也豈保其異日弗畔哉○或問往謂往日之事以錯簡推之自其潔已而往日之不善亡矣故不保其往日之不善亦不與其退去而為非取其今日潔已以進之心耳

蓋本於中心之不能已而非出於有意計度之私也○察疏人前日不善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後日又為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矣故夫子云然○厚齋馮氏曰童子年少未嘗深染於其習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不為已甚之說蓋出於此○按潔字不必深看只求進便是潔以字可玩與潔與進只因當下可與而與之破○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門人惑在不保不與上

按當日門人所惑只在一童子夫子却將人字拓開見得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全無計較意度不獨一童子也

其待物之洪只此數語不覺和盤托出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

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或問小註此章為放而不求反以為遠者言當下指點他

轉來反求耳不是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也○語類

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

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註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

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彼處是解一日用力

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

是放退數步地也按此可見與彼處不同只緣未說到工

夫處要人當下認取也○才欲便是仁在這裏按欲仁之

心即是仁非欲外更有仁○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

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

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裏了按此論求放心與欲仁仁至合

雅一例看仁人心也此心字專主道心而言故心之德即

在裏許○孔門許多弟子聖人不曾以仁許之難以顏子

之賢尚或違仁於三月之後而夫子乃曰我欲斯至蓋亦

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

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為禮何者為

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

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文集問斯仁至矣有

若來至之意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

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南軒張氏曰仁豈遠於人乎

患人所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

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覺

軒蔡氏曰仁者心之德才一收斂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

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按斯字其聲欲與仁初無二心

至與欲非有兩候夫子言此特為遠仁者說法耳若呆向

欲字至字索解○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便是騎驢覓驢○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我內註反而求之即此而在斯字已道得十分爽截外註

又引程子為仁由己之說以足之可見本章雖未說到工

致復堂

夫却自隱隱有工夫在。○小心齋劄記或問當下之說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之語當下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之語當下也孔子先拈出欲字方才說仁至是就功夫上點本體孟子先拈出心字方才說擴而充之是就本體上點功夫由孔子之說現在便存下手處由孟子之說到底亦無歇手處孔子說得極切實孟子說得極員滿總只是要人去做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精義伊川曰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如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條辨以陳司敗而問魯昭公且獨問於素稱知禮之孔子雖胸中持有吳孟子一事然知此昭公意必難孔子意多只看下

吾問君子不黨二句可見愚按對詞只知禮二字固是隨口語極固固然司敗一發口便已知其不可與卒談早辦退矣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

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

曰黨輯語黨字只指議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

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坊記取妻不取

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

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厚齊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胡氏曰

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諷之語也○語類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霸主以齊景公猶弟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子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况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按孟子自是昭公自知其非而諱姬為子至系之於吳則以其至自吳有不容誣耳通節語勢結聚在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而發難大指却以君子亦黨使巫馬期無從為夫子置辯殊不思臣前議君弟前議師俱自陷於不知禮之甚而不自知其非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

以為過而不辭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

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為知禮乎若言為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而娶同姓之為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吳氏曰魯蓋

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

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

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

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

萬世之法矣四書通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已之過則無婚姻之禮

何以為萬世法哉○吳氏曰夫子受以為過則昭公不得為知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

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指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彼蓋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於君臣

之義無所不盡也

父子之義茂如也微
夫子大道其隱乎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

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

慶源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

孟子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初則取之既取而

許與獎借之○雙峯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談反者

使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蒙引說同述朱謂饒說非是

子與人歌是統詞而善專言善一邊說蓋與人歌不必盡

善而幸遇夫善者聖人取善與善之心便於此動了不敢

苟且忽畧捨人之善故必使反而後和兩層作一句讀而

善下必使上要補出俟其曲終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方

入到使反後和不是先與人同歌見其善而自停其歌使

之自歌也與人同歌方為和亦不是既反之後各自為歌

而可云和也細玩或問語類當自得之恩按條辨亦云爾

但集註以欲得其詳釋必使復歌句此見聖人氣象從容

則饒說為較合或問語類亦未鑿然

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捨人善又如此

或問聖人天

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

慎可知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幾於伐已之能

之所必使反之也。又云謙遜審密從反之上看出不掩
犬善從而後上看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合二句俱有思
謂玩本文着意當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
尤在必使反之上

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潛室陳氏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抑之

者示我樂善之無倦詠歎而淫泆之也只一歌詩耳而意
思綢繆容與若此豈非眾善之集乎。輯語只此一細事
而聖人成已成物德性問學之美有不可勝
求者會得此意即在歌中已見全體大用。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

語類猶今人云莫疑辭莫是如此否

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

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

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或問文義集註備矣若其所以然者則求可以一言盡也蓋於

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
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讓而亦不失

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
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

言之中而旨意反覆曲折淵永非聖人能若是哉。語類
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

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之意同。四
書通此文字輕不過著於言辭者爾。新安陳氏曰文不

在茲之文文字重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為言而躬
行為行故集註以言行之難易緩急言之如說仁說義說

得有次序有條理是文曰仁曰義感體之於身見之於事
是躬行之君子。紹聞編未之有得是聖人極其望道未

見之心自見得事之未剛者多也得字重看聖人之所謂
得者聖人之實際惟聖人自知之聖人之所謂求者聖人

之心誠有未能自滿處亦惟聖人自見之。輯語躬行君
子四字圖圖不拆固不可講做君子躬行亦不是躬行之

也愚按君子二字是指君子之道作實理看非稱美之號
也愚按君子字即作道字看語氣渾圖更不必添出之道

二字但內中必以道字作骨方與下有得字相應若作躬行之君子是以人言得字說不去矣則字極斬截與上莫字亦隱隱相激射 ○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

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或問躬行君子對文而言自居以勉人非必謂其可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入道之備也語類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化之之謂聖若之熟而至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接此處夫子只連舉無分別差等意為之謂為仁聖之

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語類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他也不會說是仁聖但為之畢竟是

為箇甚麼誨人畢竟是以甚麼物事誨人這便知得為之是為仁聖之道誨人是以仁聖之道誨人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語類夫子固

說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處○其他人為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蔽

來親見是恁地如何麻馬地說運朱夫子固自謙公西華亦極善體認末二句不可輕易畧過○紹聞編此理原自帝降衷雖極微妙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學者學此而已聖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亦只是理會此處聖人眼前見處便見到徹底自是住不得何有於厭其以此誨人乃所謂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蓋聖人見人於此心許多合當做底道理有見不得做不

去處直是痛癢關切他身。誨你引掖你，何存於倦。聖人言此時本是不敢當成德之名，而自處於勉強從事之列。公西華却見得即此便是仁聖之事，正是弟子學不得處。蓋為之可能為之而不厭，不可為之而不可為也。誨人可能誨人而不倦，不可為也。○新安陳氏曰：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所行所發無非不息於仁聖之道。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非已實有此仁聖之道。○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則有時而厭倦矣。

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為，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象引仁聖自然者也，為不厭誨不倦，是以勉然者自處矣。處然於不厭不倦，味之則又見其自然矣。夫子之自謙與子華之體認，當如此分別。按正唯字與上云爾機鋒緊湊，不隔毫芒，最宜體認。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

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誅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厚齋馮氏曰：士有誅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誅周官六辭六曰誅是也。禱疾亦誅其功德，故謂之誅云。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文集引此古語，只以是明有禱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

故曰丘之禱久矣。文集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

何禱之有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惟味某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問辯錄夫子之意以為禱也者持悔罪之心以祈福之佑者也若我素無此心則今日固可用此心以禱然而某平生敬畏天命兢兢業業惟恐得罪天地有負神明禱不過此心而此心之存非一日矣其在今日又以何為禱乎故曰某之禱久矣○輯語某之禱久矣即此見禱之有理即此見禱之無益即此見聖人之敬天持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身且明不失

至情有不能自巳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

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或問行禱五祀著於禮經

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為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於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又曰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

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為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又曰禱雖臣子之禮而其辭則固述其君父悔過遷善之詞以解謝鬼神之譴怒也夫子初無是也則豈待至此而復有禱哉○語類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但言我不用禱而亦不責子路之非也○問疾病而禱古人固行之矣然自典禮之亡世既莫知所當致禱之所緇黃巫覡始以其說誣民惑眾而淫祀日繁今欲一切屏絕則於君父之疾無所用之力之際不致禱在臣子之心必有慊然不足者欲姑隨世俗而勉焉為之然吾心既不以為然亦必不能於此自致其誠况於以所賤事君親與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今自是無所可禱如儀禮五祀今人尋常皆不曾祀又尋常動是越祭於小神物必以為祭之無益某向為郡禱旱時如舊例醮祭之類皆常至誠為之但才見張天師心下便不信了○四書通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致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為無亦不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為有要之鬼神之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耳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語類才奢便是戰歛也公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一節

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儉上而後已然却又是一節

在按才奢便是不孫其流又必至於過度儉上則字中兼

此二意○問奢非止謂犯上僭亂之事只是有誇張侈大

之意便是否曰是○輯語儉字尚從禮中出儉非即固也

儉則固耳其間有漸積有流弊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

謂之儉然君子作法於儉其失則固故禮不可不慎也○

翼註此與林放章不同與翁寧儉重係儉上探其本也不

孫寧固重在不在○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按此章孫上防其害也○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在名分上當時之弊全在不孫夫子作春秋亦只維持名

分而已天下有名分然後有儀文不孫則犯上作亂靡所

不為求其鄙僂無文而不可得故救時之弊莫急

於此體味晁氏不得已三字自混合林放章不得已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

於物故多憂戚南軒張氏曰正已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

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已而無必於外故常

舒泰云爾○胡氏曰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戚戚所由生理

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愧不怍所以舒泰為物

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徼幸患得患失所

以憂戚○厚齋馮氏曰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

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輯語坦蕩蕩三字直下言

坦然無適而不寬廣也坦字只在蕩蕩二字上看何以平

心廣體胖語類君子坦蕩蕩只是意誠心廣體胖耳按意誠又推本一層非正義。蒙引坦蕩蕩長戚戚皆兼內外言愚按此稟寫兩人心境而氣象自殊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慶

輔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真所以本無不備氣質稟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偏惟

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雙峯饒氏曰全體渾然應上文氣

質而言。四書通須看集註兩全體字前章全體至極是就聖人所存上看此章全體渾然是就聖人所稟上看夫

子之太極非朱子孰能形容之。文集問陰陽合德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

者陰之順恭者陽之正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

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故其中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曰此說推得亦好

之氣見於容貌之閒者如此語類問子溫而厲一章是總說否曰然此是就大體上看聖人須看厲便自有威底

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大抵曰溫曰威曰恭三字是主曰厲曰不猛曰安是帶說上二句易理會諸公且看

聖人威底氣象是如何久之云聖人德盛自然尊嚴又云謝氏以此說夷惠過處頗是按謝氏云柳下惠則溫勝厲

伯夷則厲勝溫見其猶未免乎偏也。本章雖是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

之命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問橫渠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曰恭而安如何學得成安便

不恭恭便不安這箇使力不得是聖人養成底事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會熟

不是學恭又學箇安。或問小註下截四字俱從上截三字中看出然却重厲不猛安上方見其中和不可拆開看

○南軒張氏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敦復堂

盛者其威必著於外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禮者其貌必恭
 恭而安也。義府溫與厲威與不猛恭與安不是兩樣相
 濟溫之恰好處便是厲威之恰好處便是不猛恭之恰好
 處便是安厲正見溫之妙不猛在見威之妙安正見恭之
 妙也。輯語厲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門人熟察而詳記
 溫威恭員相而字是併合語非轉換語。門人熟察而詳記
 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慶源輔氏曰用心不密則
 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
 一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精義尹氏曰聖人和順積
 而不猛恭而安非善觀聖人者不能形容至此。精言此
 渾淪包舉將聖人一生全像描畫在此固是統大體上看
 非如鄉黨一篇零零碎碎寫出各項小影然聖人溫威恭
 亦是各因時而發譬如天地之氣寒暑晝夜刻刻遞嬗究
 竟只是太和元氣流行四時鄉黨篇是寒暑
 晝夜之遞嬗此章則太和元氣之流行也
 論語卷七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八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文會堂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

讓謂固遜也

精義明道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

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

或問何以言三讓之為固讓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

辭為禮讓再辭為固讓三辭為終讓故古語但言其三讓

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其
為至德何也曰讓之為德既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
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八

泰伯

一

敦復堂

焉則其讓也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無得而稱其遜隱微

德所以為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

無迹可見也或問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

已不知其讓也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

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足以天下讓也按此主讓周

沿於精義二程謝揚諸說當是朱子未定之論細味集註

及語類自見○語類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

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

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子細去看這一句煞

有意思○精言註中隱微二字可知當日有多少委曲深

心此善全父子處愚按其善全父子正在不從翦商處起

見當日有託而逃不露一毫

形迹故人莫得而知其讓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

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

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

魯頌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語類觀其

初遷底規模便自不而泰伯不從語類問泰伯之讓知文

同規模才立便張大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

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

此只見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

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即

是不從太王翦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勢自傳之季歷而季

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

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

般所見不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

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

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

武王語類問泰伯知太王欲傳位季歷故斷髮文身逃之

荆蠻示不復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

曰到此却顧卹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見商政日衰知

其不久是以有翦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惟

敦復堂

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
 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問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
 志而王季又有剪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剪
 下問太王有剪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剪
 商又問思高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
 下實始翦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這
 事也難說也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
 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為
 大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
 如此其實只是一般○若論有德者與無德者亡則天命
 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夫倫聖人且
 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歎咏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
 曰未盡善皆見微意○蒙引泰伯不從此正泰伯之所以
 讓天下處至於與仲雍逃之荆蠻者特以遂其父傳歷之
 志蓋知太王剪商之志既不可回傳歷之志又不當拒故
 去之以滅其迹非固以無君之罪而嫁之也若讓天下處
 處在前之不從上此亦因其不從故有是事耳自太王乃

立季歷以至武王克商有天下皆是叙周家來歷見得武
 王只是終太王剪商之事耳非固以武之有天下實泰
 伯之所讓也按此可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
 援註牽入讓周者之誤

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
 至極為何如哉

或問小註夫子看得泰伯當時之去不是
 以國讓季歷實以天下讓於商按集註特

提起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然
 後折入乃弃不取方見得當年直坐實以天下讓正所謂

言有大而非夸而又其迹乃越顯得德之至極處○不
 山金氏曰泰伯采藥荆蠻人心歸之遂啓吳國夫一亡公

子而足以有國况讓周邦之盛而為之他日商周之際豈
 不足以有天下故曰以天下讓也○汪武曹曰語類請至

德於民無得而稱處見蒙引謂若全重其迹則文王之
 至德又說不去余謂泰伯文王雖是俱從君臣大義起見
 然其所處不同文王確守臣節方率商之畔國以事紂正
 欲使天下共知其心之忠貞不二相與效之而不敢有他

論語集注卷八 泰伯 三 敦復堂

何事必其迹至泰伯不從翦商之志事處父子之際若不其迹則顯其父之失傷其父之心故必其迹而後可以成蓋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其讓

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是說類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武王不信便休無甚利害若泰伯不從翦商之志却是一

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非說遜國事也援

集註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此語甚分明夷齊諫伐商泰

伯不從翦商義皆係之乎商也若謂從太王欲傳位季歷

起見便與夷齊遜國一般非夫子稱泰伯之意矣又曰夷

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

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太王有疾泰伯承藥不返

疑此時去也○紹聞編朱子謂太王見商道衰微是以有

翦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不可犯是以不從泰伯之

心即夷齊叩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王之心即武王孟

漢之心古今之通義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

悖乃善又謂論語兩無至德一為文王發是對武王誓師

而言一為泰伯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論其志則文王

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

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

表裏無憾矣凡此皆發明集註要旨不可不熟玩集註係

朱子定論今學者只當尊守集註自餘論辯紛紛皆所不

取○武王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

綏四方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

也古之聖賢道德在己則必以天下自任太王之有翦商之志亦是心而已自后稷公劉至於其身積功累仁子則有克勤家之季歷孫則又有聖德之呂生焉此所謂天休

滋至必將界之有為者在太王必有以仰知天命於幾微之際欲順天命以濟生民而泰伯不從者知周之興必代商而於君臣之義有所不安於心也或又謂大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而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祀而文王生其時商未衰也太王安得有翦商之志哉詩謂實始翦商者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爾此皆泥於翦商之言謂真若太王睥睨商鼎欲取而代之不知聖人公天下之心惟知先覺在已

則一夫不獲實為已辜夫亦自卜之周家世德而知夫所以任天下之重有不容辭者商之衰與未衰可代與未可代夫豈有纖芥入於太王之心哉實始翦商謂後人推本之辭誠是也然盛德在周天下期觀訟獄者將盡歸焉不能禦其來也勢必與商相代其幾已成當時賢者皆知之矣使泰伯立為諸侯則後來文武之功泰伯皆身為之矣泰伯寧後來文武之功不自我為之而逃去以全其心之所安又恨其迹而天下莫能知後世無可述非甚盛德其孰有此此夫子所以贊其至德也自泰伯而言則惟可見於天地之常經苟少有拂於吾心之所安則雖可以朝諸侯有天下寧棄之而不取自天下而言則後來文武之功雖不會泰伯自為之而實泰伯固讓之所歸也則謂之曰以天下讓亦無不可故二程南軒皆言是說而前說為淵承矣愚按二程南軒諸說皆意主讓周與集註本義不合故不載未數語亦不免為其所牽然只以餘意及之亦無害○此章斷主讓商精義或問雖有異同要當以集註為正

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左傳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祀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

無禮則絞

蕙絲里反絞古卯反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語類禮只

是理只是看台當恁地若不合恭後却必要去恭則必勞若台當謹後謹則不蕙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須要直如盬羊之類便是絞○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南軒張氏曰恭而無禮則自為能勢慎而無禮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急切然則其弊如此何所貴於恭慎勇直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禮為要矣○禮源輔氏曰恭慎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為之節文則過而為四者之弊○雙峯饒氏曰恭而過則病於夏畦者有之慎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直而過則訟父攘羊者有之四德以得中為貴禮是中底準

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蒙引勞憊亂絞只就無禮處說不是無禮了方勞憊亂絞○條辨四者之弊都就過一邊說或曰如此則註何以統節文而言曰有節有文只是箇當然恰好處所謂天則是也無節是無文矣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語類問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蓋人皆有此

仁義之心篤於親是仁之所發故我篤於親則民興仁篤故舊是義之發故不遺故舊則民興義是如此不曰看不偷字則又似仁大槩皆是厚底意思不遺故舊固是厚這不偷亦是厚却難把做義說○四書通君子不弛其親故魯無大故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新安陳氏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與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義府自上言之則仁厚之道王在下也○精義范氏曰立愛必自親始人君善於父母厚於宗族則民興於仁是以義親勝九族舜慎徽五典治道

未有不先於此者君子不遺故舊豈獨私其人哉所以使民德歸厚也敬一人而天下無不悅弃一人而天下莫不怨治天下在○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憚知其要而已

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語類橫渠這說且與存在某未敢決以為定若做一章說就橫渠說得似好他就大處理會

便知得品節如此要之合分為二章○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

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是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

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

此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從善而作其

卒章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戰戰恐懼兢兢

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

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

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

其警之也深矣

語想曾子奉侍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

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

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

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事接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

畧不檢點便差失了看世間是多是少至危者無如人之

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戰兢三句此乃教之法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人有昏睡

者遇身有痛癢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

昏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文集張敬夫曰形體且不

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曰此亦過高之說非曾子之

本意也且當著明本文之意使孝者深慮保其形體之不

傷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為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

可傷之理乎○南軒張氏曰曾子嘗死生之際其言如此

與易簣之意同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曾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

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

慶源輔氏曰終者成其始之辭

死則斯盡其沒之謂君子平日

以保身為事故於

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

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

輔氏曰父

教復堂

泰伯

一

教復堂

一

教復堂

一

教復堂

一

教復堂

一

教復堂

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而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如此

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餘意形體固全受德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尤

為辱親也四書通義范氏正思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僥幸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厲中人也條辨虧行如何保得身即或倖免非曾子之所謂免矣故朱子謂但就保身上看自極有意思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

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精義楊氏曰生而善

善因物有遷耳窮則反本故其將死其言也善慶源輔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

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遠近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語類人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者之過慢是寬柔者之過

色莊也語類顏色以見於顏面者而言問如何是近信曰

色是恁地而中却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是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與信遠了只將

不好底對看便見。○問正顏色之正字獨重於動與出字何如。曰前輩多就動正出三字上說。一向都將三字重了。若從今說便三字都輕却不可於中自分兩樣。某所以不以彼說為然者。緣看文勢不恁地。○紹聞編記曰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夫不失色於人所謂正顏色也。然必有哀與不可犯之實。非徒曰有是色已。辭言語氣聲氣也。鄙汎陋也。倍與背同也。此近信之說也。

謂背理也。語類今人議論有見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又曰出辭氣斯遠鄙倍是修辭立其誠意。遠竹豆木。思。○輯語辭氣之氣即指言語之聲言神韻。

豆。邢疏。籩豆禮器。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有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之實。羞。籩之實。籩人掌四豆之實。有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羞。豆之實。羞。豆之實。籩籩盛棗栗豆。盛菹醢以供祭祀燕享。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語類且只看那所貴二字。莫非道也。如籩豆之事亦

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費只在此三者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

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語類問先生舊

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

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

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

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說而不可以效驗言矣。某疑動正出

三字不可以為做了。夫字正字尚可說動字出字豈可以

為工夫耶。曰這二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

處正如着衣喫飯其着其喫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

處此意所爭只是絲髮之間要人自認得舊來解以為

效驗語似有病故改從今說。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

正出是做工夫處三斯字亦都吃緊看來自當以改註為
 正而語類或主舊解或主改註以致後來紛紛聚訟愚故
 先以此條提綱臚列諸說於後庶閱者有所折衷○問君
 子所貴乎道者三曰此言君子存養之至然後能如此一
 動容貌便自能遠暴慢一正顏色便自能近信一出辭氣
 便自能遠鄙倍所以為貴若學者則雖未能如此當思所
 以如此然此亦只是說效驗若作工夫則在此句之外又
 曰須知得曾子如此說不是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時
 方自會恁地須知得工夫在未動容貌未正顏色未出辭
 氣之前又曰此三句說得太快大槩是養成意思居多按
 此皆主舊解而言也然曰養成意思居多則亦非專主一
 說○問所以動容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與曰此
 只大綱言人合如此固是要平日曾下工夫然即令亦須
 隨事省察不令間斷又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斯字來得
 甚緊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
 遠鄙倍暴慢亦淺深不同如人狠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
 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或怠緩亦是慢又曰看來三者只是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問要之三者以

涵養為主曰涵養便是只這三者便是涵養地頭但動容
 貌遠暴慢便是不遠暴慢便不是顏色近信便是不近信
 便不是問須是工夫持久方能得如此否曰不得人之資
 稟不同資質好者才知得便把得定不改變資質遲慢者
 須大段着力做工夫方得問若未至此如何用工曰只是
 就容貌辭色之間用工更無別法又曰正動出時也要整
 齊平時也要整齊方云乃是敬貫動靜曰恁頭底人言語
 無不貫動靜者按此皆主改定集註而言也然舊解未嘗
 不包括在裏○紹聞編如舊解則工夫却在目前三斯字
 乃成德自然而然如改本之說則不須在三言之外起意
 古人未嘗懸空說存養即此三者之間便是學者持養用
 力之地其說比前為密三斯字是活字猶云當恁事則恁
 地耳○愚按語類云要緊處却在那斯字矣字這般閑字
 上竊謂本領自在斯字從前節候却在斯字當下此操存
 省察所以通徹前後而言最精最密或乃以君子身上斯
 矣就現成說工夫補在平日集註所當操存省察云云乃
 是朱子為學者說法竊謂此處君子是對下有司非必指
 成德故三者為脩身之要為政之本曾子與敬子言正是

論語集注卷之八 泰伯 敦復堂

學者分上事此朱子更定
集註所以精審不可易
若夫邊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

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語類以道言之則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而所貴在

此則所賤在彼矣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矣○君子所貴

乎道者三乃是切於身者若邊豆之事特有司所職掌耳

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却於大體上欠

闕則是奔本 ○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

而求末也 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

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

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

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或問經文但曰動曰正曰

誠偽出之得失皆未可知也所貴者乃在其平日莊敬誠

實涵養有素故其動能遠暴慢其正能近信其出能遠鄙

倍耳今乃以動為矜莊出為審度則其文義自無所當又

謂一矜莊便能遠暴慢一端嚴便能近信一審度便能遠

鄙倍則是其所用其力者止於揚眉瞬目之際而還責其

有醉而益背之功吾恐其無沈浸醺郁之風而未免於浮

躁急迫之病也按此即申言程尹二公之意與舊解同學

者不可不知此義然畢竟以內註為正○胡氏曰曾子之

疾見於此者二而見於檀弓者一嘗考其事之先後竊意

此章最先前章次之而易贊之事最在其後乃垂絕時語

也當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在而聲為律身為度心即理

即心其視死生猶晝夜然夫豈異教坐亡幻語不誠不敬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論語集注卷之八 泰伯 二 敦復堂

校計較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厚齋馮氏曰：曾子之亡友多矣，獨以為顏淵者，

非顏子不。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閒，能以與此。

故能如此。語類：陳仲亨說以能問於不能，章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

那一事便不肯問人。觀顏子無伐善，無施勞，看他也是把此一件做工夫。

胡氏曰：既能矣，不自以為能可也。而又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又問於寡，彼不能與寡者將何以益我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言之不聞一義之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無方也。

○集解：兩問處，概以事理言。多即能之進步，實即有之進步。蒙引以有若無，即問不能，句實若虛，點問於寡，句或又云：宜總承而不宜分點。看來若無若虛，固是點出他好問虛心，但上三句是單說問下一句，却不單說問凡所知所行皆是如此，即不是問人時，他自家心胸器量不是如此。此總是見得義理之無窮也。

○語類：問犯而不校，曰不是，是着意去答他，亦不是，是因他犯而遂去。

自反，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問暇與之校耶？

○問犯而不校，若常持不校之心，如何？曰：此只看一箇公私大小。故伊川云：有當校者，順理而已。○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義府：此犯字下得極妙，十分通是人，不是方謂之犯。若人有九分九釐九毫，不是已亦有一毫，不是已與彼俱犯矣。○苟知物我之無間，而萬物一體如一。人之身手足爪牙之相犯，斯無有。○謝氏曰：不校之者矣。按此較語，類蚊蟲蝨子之喻更切。

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本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

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謝說：意蓋如此，而洪氏曰：吾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未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然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也。是以下問而不以為難，亦此意。

泰伯

敦復室

也曰楊氏言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信乎曰孟子所言學者反身脩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然學者隨其所至淺深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反階於躐等之失也曰有謂犯而不校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之意焉有愧之之意焉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包之者驕也彼之者狹也愧之者薄也是豈顏子之心哉○語類問如此已足無我顏子集註曰非幾於無我者不能向也曰聖人則全是無我顏子但非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和我都無○問幾於無我幾字莫只是就從事一句可見抑并前五句皆可見耶犯而不校則亦未能無校此可見非聖人事矣曰顏子止在着力未着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只就從事上看便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也又曰從事於斯曾子自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着力也又曰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四書通聖人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已之存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足○說統上半截有歎羨追思意與泛論不同當時若直將吾友說起便不見得此段光景惟虛提事在前

而因以想像吾友則婉轉之思便溢於言外愚按嘗從事於斯矣直須見得曾子心慕手追身體力行處方不是空悼人

琴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幼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

知為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謂君子矣

白渾全温厚曾子便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如可以託六尺

云云見得曾子直是峻厲此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

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

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

泰伯

三

敦復堂

之心却彼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杜死漢濟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歛手束脚底村人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本也與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愚按或謂此非才節所能辦惟有德者能之故以屬之君子竊謂德乃才節之總匯世固未有有才又有節而非有德者或問小註謂有才而德之用以顯有節而德之守以彰○文集問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惟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因勢搶攘人心插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曰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我按此與前一條互相發但兩可以自在平時非必至不可奪方見其可託可寄不

可奪自關節操亦非專就兩可以見其不可奪須劃得清又拍得騰方見未二語極谷嗟鄭重○語類所謂君子信三句都是不可少底若論文勢却似臨大節不可奪一句為重然而須是有上面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却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足以為君子此所以有結語也○集解輔長君非難託孤為難德政非難攝政為難平時託孤寄命非難至臨大節而不失其寄託之重尤難本文臨大節以事變言集註其節以節操言不可混看愚按大節固指國家事變然至於死生之際即其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人大節所關屬之君子亦無不可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或問曾子之稱此正以其非君子耳按新安陳氏以○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饒氏為始疑今決太泥○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饒氏曰既以才節並言復引程子節操之說者以所重在於節也○語類問可以託六尺之孤云云不知可建得伊周事否曰在伊周亦未足道此只說有才志氣節如此亦可為君子之事又問下此一等如平勃之入北軍迎代玉霍將敦復堂

泰伯

三

敦復堂

軍之擁昭立宜可當此否曰這也隨人做聖人做出是聖人
 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
 業這通上下而言如平勃當時這處也未見得若誅諸呂
 不成不知果能死節否古人道伯亦是幸然如此如藥
 殺許后事光後來知却含胡過似這般所在解臨大節而
 不奪否恐未必然因言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
 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本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
 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臣日如當時都守德
 治官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為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殛
 竄戮項背相望畧無所解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
 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滉游談
 聚議替為軟熟粹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
 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又曰如前代
 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亦
 九錫已成但故為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
 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
 仗節死義之資乎寓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閒暇似
 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胆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

他又不能拒廢也得大節在那裏○大抵是上
 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
 猷有為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守霍光雖
 有猷有為矣只是無所守又曰惟孔明能之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胡氏曰寬則容受之毅強忍也。陳氏曰強則執

荷之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精義明道曰弘

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也又曰重擔子須

是硬脊梁漢方擔得朱子申之曰須是硬着脊梁骨方擔

荷得去○語類弘是寬廣事事着得道理也着得事物也

着得事物逆來也着得順來也着得富貴也着得貧賤也
 着得看甚麼物事來掉在裏面都不見形影了○所謂弘
 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許多衆
 理若執着一見便自以為是他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
 隅如何得弘須是容受軋捺得衆理方得○弘字只將隘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一 泰伯 五 敦復堂

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相似只執一說見眾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是弘底人便包容眾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為判別。此便是弘。○這曾子一箇人只恁。地他肚裏却着得無限人做。有所得欣然自以為得。又。如欲執兩事終身行之。皆是不弘。○說道自家不敢承當說。道且據自已所見皆是不弘。又曰。集眾善之謂弘。○弘不。是有度量能容物之謂。正是執德不弘之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不說我德已如此便住。如無底之谷擲一物。於中無有窮盡。若有滿足之意便不是弘。毅是忍耐持久。着力去做。○問弘是心之體。毅是心之力。曰。心體是少。大大而天地之理才要思量便都在這裏。若是世上淺心。私已底人有一兩件事便着不得如此。其小安能擔當得。重任。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荷得去底意。○問弘是容。受得眾理。毅是勝得箇重任。曰。弘乃能勝得重任。毅便是。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任却恐去前面倒了。○問。曾子弘毅處不知為學工夫。久方會恁地。或合下工夫便。着恁地。曰。便要恁地。若不弘不毅。難為立脚。問人之資稟。偏駁如何。便要得恁地。曰。既知不弘不毅。便警醒令弘毅。

如何。詩道。理教他莫恁地。弘毅處固未見得。若不弘不毅。處亦易見。不弘便急迫狹隘。不容物。只安於卑陋。不毅便。傾東到西。既知此道理。當恁地。既不能行。又不能守。知得。道理不常恁地。却又不能割捨。除却不弘。便是弘。除却不。毅便是毅。這處亦須是見得道理。分曉磊磊落落。這箇都。由我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按此方透得。不可以不神。理出。○紹聞編。聖人與天同體。自無不包。不消說。弘與天。同健。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士則不可以不弘。毅。○或問。小註。這章書。曾子以體仁之學。責之上弘毅。所以體此仁。者。也。仁字雖一章眼目。而士字尤重。惟其為士。所以當體。仁。惟士當體仁。所以。要弘毅。弘毅有實理。是行仁底力量。不是泛說。心體莫便認作仁字。乃是求仁操功所在。不弘。毅有實病。任重與道遠。又各有實義。按此義。尚在下。○義。府謂之曰。士則與凡民異矣。若不能開拓心胸。堅忍志操。些小能解。便塞滿了。些小室礙。便歇閣了。依舊與凡民一。般。如何謂之。士。蓋士是聖賢路上人。若弘毅。則是擔了。擔。子上。聖賢路去做。得聖賢不然。則反不如農工商賈之各。執一業而猶有所事事也。如之何可不弘毅。○集解。不弘。不毅。敦復堂。

無從說毅不毅弘也不到頭支勢是下層解上層常弘即毅常任重即道遠兩意一貫而字是連說故弘毅一時須要並到任與道俱死字。任重是擔子重非如任天下之任道猶路也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語類問仁以為己任是多道理只是這箇仁人也只要成就這箇仁須是擔當得去又問死而後已是不休歇否曰然若不毅則未死以前便有時倒了直到死方休。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可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着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紹興編任仁與當仁不同當仁是才有志要幹此事者任仁

是身體而力行之譬如有一箇千斤擔子須擔子上了肩才與做是任重今之說知仁為仁者只是在旁指擬擔子元未曾上肩只是嘗說兩頭向未曾離地行得三五步便歇了如何辦得遠程仁以為己任須是身體而力行之仁者入也只要盡得箇人之所以為己之理不然便有虧欠要全擔箇人之所以為己在肩此豈量之小者如一善之得則沾沾自喜一事之當輒翻謂自多之輩所能辦哉士之不可不弘者此也既弘矣若不毅則未死以前便有時倒了這箇任仁是無箇小挨脚法直到死方休此身在一印則此擔子無全置別頓放處一息尚存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保得這箇若此志少懈容有出入便是自壞使無以全而歸之曾子平生何等精進年德已高到臨了一簣之非禮不肯放過者為是故也要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是如何此正是毅處也。覺軒蔡氏曰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是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如此是豈可以易為哉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大

前語是止人處也 泰伯 七 敦復堂

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啓
 手啓足猶戰兢而不也。易簧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
 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蒙引四句全說任重而道遠未
 靠在士用功處若說得入則便是弘毅了須知任重道
 遠是所以當弘毅處按兩不亦乎固是點。○程子曰弘而
 醒重遠字面却正激足不可以不精神。○程子曰弘而
 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語
 道理自是箇大底物事無所不備無所不包若在裏面了不成只
 何承截得起弘了却要毅弘則都包得在裏面了不成只
 恁地寬廣裏面又。要分別是非存規。又曰弘大剛毅然後
 矩始得若只恁地弘便沒倒斷了。又曰弘大剛毅然後
 能勝重任而遠到。按程子二條既互言之復合言之愈見
 已只完得以爲已任事與任重道遠。句用一而字貫義同絕非枝枝相對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陳氏曰如二南之正始其爲

言既易知。詩詞明白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

入。抑揚謂聲音高下反復謂前後重複翻倒。○條辨其爲

中之指趣而言也。登下兩易字正以見詩禮樂之用。故學

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

此而得之。胡氏曰詩之正可以感發其善心詩之邪可以

懲創其逸志所以興也。○葉解抑揚咏歎好善

惡惡之心勃然而生要已也。已不得是之謂興。○語類如

大學傳止至善章及齊治章引許多詩語涵泳得熟誠有
 不能自己處。○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
 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
 如此乃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
 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箎樂之一物以漸習之

論語集注卷之八 泰伯 敦復堂

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乎人之性情有美刺諷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咏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存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管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其安且久然後存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語類古人自小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如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是初學有許多次第乃是到後來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夫次第乃是得效次第又曰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問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

四方八面攬掇他去這路上行○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陳氏曰恭敬辭

文度數禮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文集問肌膚之

之文也是持敬用力之久但覺得身心如此東萊謂操存則血氣

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思是此意曰此說

是○新安陳氏曰人肌膚本有所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

會筋骸本有所來至此又愈堅固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攝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允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奪之○條辨輔氏似較註更密一層然禮之為物於身為切而心之

泰伯

九

敦復堂

不為事物所搖奪者即在固肌膚筋骸之中也說禁非心
 逸志上句似亦可通看○語類問禮尚可依禮經服行詩
 樂皆廢不知與詩成樂何以致之曰豈特詩樂無禮也無
 今只有義理在且就義理上講究如分別得那是非邪正
 到感慨處必能興起其善心懲創其逸志便是與於詩之
 功相與德性無斯須不和樂直恁地和平便是成於樂
 之功如禮古人這身都只在禮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
 無之只得硬做些規矩曰恁地收拾如詩須待人去歌誦
 至禮與樂自爾定在那裏只得自去做荀子言
 禮樂法而不說更無可說只得就他法之而已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送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考證五

角徵羽聲之清濁高下也十二律陽律為律黃鐘太簇姑
 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律為呂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
 鐘六律統氣類物六呂旅陽宣氣統曰十二律者陽統陰
 也歌樂章之音調作樂則以人聲為貴也舞以樂音之輕

重疾徐為舞節以象其形容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也金大鐘編鐘石玉特磬編磬也絲琴瑟竹簫管也匏笙
 也土埙也革鼓鼗鼙也木祝敔也謂以十二律叶五聲而
 押詩歌以八音之器而為樂也○語類樂有五聲十二
 律更唱送和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
 人制五聲以括之當聲法謂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
 徵清濁洪纖之中為角此五聲之別以括入聲之高下又
 制十二律以節五聲故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
 二等謂如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
 呂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鐘為商太簇為角中呂為
 徵林鐘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鐘長
 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鐘長六寸小呂官聲繁下商角羽三
 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鐘大呂黃鐘太簇是也蓋用
 其半數謂如黃鐘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
 官聲可以聚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可以
 說四者意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餘少者尚庶幾焉可以
 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新安陳氏曰邪

惡皆蕩滌而無餘查滓謂道理
勉強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迹
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語類到得成於樂是其次第幾與理為一。看有甚放僻邪
後一齊都滌盪得盡不留些子與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
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到來甜去凡有毫髮不善都滌滌得
盡了這是甚氣象又曰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得來到
成處都是自然後恁地又曰後世去古既遠禮樂蕩然所
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得來只是讀書理會道理只
管將來涵泳到淡洽貫通熟處亦有此意思。問注言樂
有五聲十二律云云不知聲律節奏之末如何便能使義
精仁熟和順於道德曰人以五聲十二律為樂之末不可
謂樂之末若不是五聲十二律如何見得這樂便是無樂
了五聲十二律皆有自然之和氣古樂不可見要之聲律
今亦難見然今之歌曲亦有所謂五聲十二律方做得曲
亦似古樂一般如彈琴亦然只他底是邪古樂是正所以
不同又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

德曰如金石絲竹匏土草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
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
和氣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
以聽之可以順道德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
用樂以成之。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入規矩使心
細而不粗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來又曰而今作俗樂聒
人也聒得人動况先王之樂中正和平想得足以感動人
力行因舉樂記云耳曰聰明血氣和平曰須看所以聰明
和平如何不可只如此說過又曰成於樂是大段極至又
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為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
都在這裏。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
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為未也又
為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飾其舞
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為其事或觀聽其聲容
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衆體蓋莫不有養焉。
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
節至成於樂則淪肌浹髓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已
○新安陳氏曰天子屢以詩禮教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成

於樂所以成就其始焉中○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

焉之興於詩立於禮者也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

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二程類語興於詩須見

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無所用力處按此較精義作

兩層說更精○語類問內則與這處不同如何曰這處是

大學終身之所行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從小時

皆學一盡了做箇骨子在這裏到後來方得他力禮小時

所學只是學事親事長之節乃禮之小者年到二十所學

乃是朝廷宗廟之禮乃禮之大者到立於禮始得禮之力

樂小時亦學了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力不是大時方去

學詩却是初間使得力說善說惡却易曉可以勸可以成

禮只提住在這裏樂便難精直是工夫至到方自有成詩

有言語可讀禮有節文可守樂是他人作與我有甚相關

如人唱曲好底凡有間者人人皆道好樂雖作於彼而聽

者自然竦動感發故能義精仁熟而和順道德舜命夔典

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定要教他

恁地至其教之之具又却在於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處五聲十二律不可謂樂之末猶揖遜周旋不可謂

禮之末若不揖遜周旋又如何見得禮在那裏○潛室陳

氏曰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先禮而後樂學之子當如內

則此則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其先善心典起是於詩上

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程子曰天下之英才

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

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

今雖老師宿儒尙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

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

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

是

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
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

成材也。曷今之成材也難。西山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

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祭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磬以夷狄之聲，而巳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制禮以治身，制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四書通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後世遂真以成材為難矣。况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

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愚按：有詩禮樂之教，然後得以收興立成之功。世有王者自合講求先王遺法以興起教化陶鑄人材如程子之論若士君子生當叔季手無斧柯亦豈容藉口禮壞樂崩而自弛其責即朱子亦云今只有義理在且就義理上講究莊敬治身和樂養心真氏之云固切論也但不得抹殺詩禮樂而專求之心斯不能無遺議耳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由然也

或問：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彜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况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語類問：民可使由之曰所謂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
 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
 適足以啓機心而生惑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曰
 用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聖人只
 使得人孝使得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說
 所以當孝者是如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
 此。○此章之義與盤詰之意不同商盤只說遷都周詰只
 言伐商此不可不與百姓說令分曉况只是就事上說問
 者亦易曉解若義理之精微則如何說得他曉。○文集民
 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
 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
 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
 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出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
 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
 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愚按此條論使知之害極
 透然皆客意本義只是勢不能使。○不可使知之謂凡民
 耳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
 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知也。○輯語可使不可使有

只在民資質上說者有只在聖王設教上說者然惟民之
 資質如此故聖王之設教亦然偏靠一邊不得。○兩之字
 只是一理知即是由中所以然之故使由處聖人正用全
 副精神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而由與知却分兩候固非
 別有欺瞞亦非斷然不許明白只將民字位分畫清則可
 不可之故瞭然矣。○固勉錄司徒學校亦只是使民由之
 其有使之知者則士也非民也。○惟其不能知。愈不可不急使之由。此論不可不補。○程子曰聖人
 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

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

豈聖人之心乎列子宋有狙公者養狙成羣將限其食先

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喜物之以能

鄰相籠皆由此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

乃老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詭

不能使知之但能使由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

○子曰好勇而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胡氏曰好勇而不疾貧則不肯

亂自古亂民皆其材力出眾而迫於饑寒者也為人上者

可不思制其產厚其生乎爾語勇與貧非亂也好之疾

之乃亂耳然勇自生好貧自生疾則仍是兩者為之季代

之失天下多乃如之人為之也嗚呼是誰之咎與○條辨

好勇是致亂之本疾貧是速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

亂之機兩截亦微分輕重○精義明道曰人若不仁

則必致亂語類如東漢之黨錮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

亂范氏曰不仁之人仁者必有哀矜之心而收教之教之

不改則誅絕之四凶是也無哀矜之心又未嘗教而惟疾

之是使不仁之人不得自新以至於亂古之人疾惡而激

天下之亂皆是也○雙峯饒氏曰不仁之人方能誅則誅

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一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

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一也而義府生民之慘莫大於亂而天下之亂未有無所激

肖之心生雖不軌之事亦不難為之矣此戒在上之人使

知禍亂之所由起而處置此一等好勇不仁之人使得其

所而不為患也○好勇疾貧而為亂此小人計出於無聊

耳惡不仁之甚以致亂往往出於君子防奸遏惡之為而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吝語類驕是誇人

所有○四書通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

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

亦不足觀矣。語類此是為有才而無德者言。○聖人只是

他才美功業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

吝之不可也。至於程子云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與某

所說驕吝相為根本枝葉。此又是發餘意解者。先說得正

意分曉。然後說此方得。○輯語此章大意甚言驕吝之

不可耳。緣天下驕吝之病。大約生於小有才者。故夫子以

才立說。云即使才美。即使才美如周公。若一驕吝。則其本

已壞。其才直餘事。何足觀哉。又曰世間驕吝之人。儘有不

必有才者。但當責其驕吝不當。觀其無才。假令有才而即

可以寬假驕吝之罪。則於周公之才之美。當何如耶。○南

軒張氏曰。周公以叔父之尊。位上宰。握大權。勳烈如此。其

尤也。而方且握髮吐哺。惟恐失天下之賢才。思兼又曰驕

三王坐以待旦。夫豈有絲毫驕吝存於其間哉。又曰驕

氣盈吝氣歉。精義張子曰吝吝也。且觀吝者於財亦不足

於事亦不足。凡百皆有歉歉之色也。○語類

問氣之盈歉如何。曰驕與吝是一般病。只隔一膜。驕是放

出底吝。吝是不放出底驕。正如人病寒熱。攻注上則頭目

痛。攻注下則腰腹痛熱。發出外似驕寒。包縮在內似吝。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

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

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語類驕是枝葉

本藏蓄處。且以淺近易見者言之。如說道理。這自是世上

公共底物事。合當大家說出來。世上自有一般人。自恁地

吝惜。不肯說與人。他只怕人都識了。却沒說。異所以吝惜

在此。獨有自家會便驕。得別人某嘗見兩人。只是無緊要

閒事也。抵死不肯說與人。只緣他要說自會。以是驕誇人

故如此。○文集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

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

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又曰要是有兩種病痛

彼此相助。但細看得吝字。是陰病裏症。尤可畏耳。○義府

周公亦嘗自言多才多藝矣。然皆自虛靈中流出之緒餘

耳。使驕且吝。則不虛不靈。既喪周公之本。僅存周公之餘

又何足觀。○凡人驕者常誇。未必吝。吝者常斂。未必驕。今

敦復堂

論語集注卷之八 課本會

既驕且吝舉二者之弊而盡蹈之觀其內有損於已觀其
外無益於人故不足觀驕者是二物故用且字按此與枝
葉本根之論不同然於且字義似較合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

得也審類問三年學而不至於穀是無所為而為學否曰

然○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學之

先不然則不學矣○蒙以世固有為干祿而後學者亦有

學問之功始加而利祿之念隨之者夫惟三年之久從事

於學但知學以謀道而初無求祿之心如此者不易得也

○謀道不謀食為己不為人孔門顏曾閔開之外少有不

為祿而仕者故孔子歎之與○說統不易得甚言純心於

學之難也非歎詞亦非贊詞愚按言外有欲學者深自猛

省意○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

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

篤厚而力也文集問厚而力是其心隆重於此而又懇切

是信得牢固不走作耳不輕不苟却在好學上見○精義

伊川曰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

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味君

子曾嘗之說與君子君子須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

只是無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

肯為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語類學者須以篤信為

先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

正精義張子曰篤信不好學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

不越為善人信人而已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

敦復堂

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國問此言人當篤於信道而又好學。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守死善道言寧死而不為不善。以害其道也。曰子所謂更相為用何也。曰非篤信則不能好學。非守死則無以善道。然徒篤信而不能好學。徒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又君子之所不取也。蓋能守死者篤信之功。而能善道者好學之力。然雖曰篤信而未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一有缺焉者也。○語類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好學故能篤信。惟善道故能守死。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又曰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好學。須要是守死善道。數聖人之言自有次序。人若無篤信好學工夫。雖欲為守死善道之事而不可得。故聖人首先說一句篤信好學。却又說一句守死善道。聖人說來。本是平鋪渾成。成就其中玩之。却見四件血脉自是相關。攝有交相為用處。少一件不得。緣聖人說此便錯綜。但是道理。○善道道字從篤信來。

即所信之道也。夫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須將道字提起。看信之篤而好學以明之。守死以行之。乃得其所善以終之。而不為虛生枉死之人矣。又曰善道是終條理之事。然却本在好學。惟有好學明善之功。辦得篤信守死之心。然後可以議善道。歸全之事。如聖門子路好勇。其信得到處。死生不移。真可謂篤信守死者矣。亦只緣好學工夫有欠。故晚而死於孔。性之難守。死而不足。以善道。把平生篤信之心。都落空了。不獨許行陳相。信非所信。召忽苟息。雖死無補也。愚按語類亦云。人貴乎有學。此與學者須以篤信為先。正可互相發。○所謂有學。有守者。好學而善道。學之至也。篤信而守死。守之至也。如此分看。亦可。然學以明其信。而好之者。此也。學力於守。見之則不分。而合看亦可。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

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語類危

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問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有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理矣。然其失則在於不能早去。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齊氏曰見危不入。知亂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亦徒死而已。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徒死而不足以善道。

豈篤信守道者之所為哉。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

其身而不見也。語類有道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

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或問小註天下有道則見當合下句看。神理在則字。則字中有君子身分。在淺看不得。有道就天下看。不就君子看。○輯語逢太平盛世。誰不彈冠思奮者。此不足當則見二字也。則字之前。重難本領有毫

釐不足見不得見字之際。極輕快。本領向來蓄積無疑。到此更不消推敲打點。若有毫釐未足也。則不得。○雙峯饒氏曰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此。惟篤信好學守

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

死善道者能之。家引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無道則隱。非但有守亦是有學。見得透。天下有道則見。非但有學亦是守。果於行。以此見得。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不可專為無學。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不可專為無守。○紹

聞編有學則義理明。有守則不奪於人欲。故能審出處去就之宜。而不失其正。○條辨篤信好學時也。自見得不入不居。則見則隱。底道理。然兩不字甚斬截。而則字甚現成。則非守死善道之後不能也。故註必連二句說。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祿庸人不足

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

精義范氏曰邦有道則爵祿加於君子。故士恥貧賤。邦無道則爵祿

敦復堂

論語集注卷之八

泰伯

三

敦復堂

加於小人故士恥富貴使士恥富貴則其國豈不殆哉
 氏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故見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故隱蓋邦有道而貧且賤必以其道得之也邦無道而富
 且貴必不以其道得之也故君子恥之○紹聞編此兩句
 是因上文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而反言以足其意按
 註中兩世字即以天下言不必與上節邦字一例看○蒙
 引邦有道貧且賤非甘貧賤也人自不我用不得不貧賤
 也蓋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為恥也
 邦無道富且貴希世投合而已○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
 學者見道分明豈肯賢然苟祿○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
 亂而無能守之節此兩句不必再為他意擾蓋是就他去
 就之義不潔出處之分不明而原其由則是無學無守也
 愚按世治則所重在學世亂則所重在守然道理自相通正不必割然分屬
 ○晁氏曰有學有

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熊氏曰學者先須辦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學善道
 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

有可
 藏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

有矣此語類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限便是犯他疆界○精義范氏曰自天子至於士皆有位

在其位則謀其政者職也天子不可以治三公之職三公

不可以為卿大夫之事卿大夫不可以使士之官故坐而

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至於抱關擊柝無

不各敬其事如此則天下之理得矣○或問范氏為人君

言故自上而下然更當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
 以至於天子不可過於天道乃為備耳又當知左右前後
 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盡聖人之意如胡
 氏所論亦其一事也胡氏曰東漢季年黨錮禍起穎川村
 密去官家居每謁守令多所請託而同郡劉勝亦自蜀還
 政復堂

閉門掃軌太守王昱見杜密獨稱季陵以箴之密謂昱曰
 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見惡不論隱情惜已
 自同寒蟬乃罪人也今密舉志義力行之賢糾違道失節
 之士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昱乃
 慚服以愚觀之昱從善服義固不可訾若密之為是代昱
 行事也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天樂如此黨錮諸賢多陷
 此失可不戒哉○集解謀非泛論乃商度可否條陳利弊
 有干預意故註以任字代之謀非擅權即炫長非好事即
 結微縱於人有濟亦未克可取不在不謀只在合下
 道理上勘定從違得失尚落後一層問而告亦餘意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七音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詩題問何謂樂之卒章曰自關關雎鳩至
 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
 便是亂亂乃樂終之雜聲也○問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
 交復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
 章也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

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

一故樂之美盛如此爰集問亂者指其成言之耳蓋樂章至

專指亂而言也曰此等處今不得聞古人之樂難以深論
 且如集註大槩說過可也○蒙引關雎一詩在詩為首章
 在樂為卒章其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舉終以該始言自
 始至終皆美盛也○存疑關雎之亂所奏之樂必是大武
 蓋周家王業成於關雎故以此詩槩括通篇之意為亂也
 ○說約按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樂凡四節工歌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比歌止瑟此第一節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采所謂笙入三終
 也輔笙止磬此第二節笙人三終之後間歌魚麗笙由庚
 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歌笙相禱故曰
 間所謂間歌三終也此第三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
 耳召南鵲巢采芣苢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所謂合樂
 三終也此第四節味合樂並作語似其樂既正之後至第
 四節歌關雎始盛非至此猶盛以終該始之謂也條辨若
 泰伯

如蒙引自始至終皆美盛之說恐夫子不應獨舉關雎之亂以為言矣。○新安陳氏曰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在官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

空音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

辭亦不屑之教誨也精義伊川曰狂則必信自當然也而不然者偽妄

之甚也不可得而知之也謂非常理也○語類狂是好高

大便要做聖賢宜直侗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

慥慥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

之○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進取之狂當之欲曰之

以輕率可否曰此狂字固卑下然亦有進取意思敢為大

言下梢却無收拾是也○問侗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無

所識別之謂慥者空也空而又空無一長之實之謂先生

以為此亦因舊說而以字義音訓推之恐或然耳○潛室

陳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凡心下有事都說

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有狂人都恁地說

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處但知有己反以義責人却不直

侗者凡事只是恁地謹厚不敢妄動也好而今侗者却不

愿要妄動慥慥者無能為底人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

-2 193 44 922" data-label="Text">

今無能為底人都會用許多詭詐狂侗慥慥這足得之

-46 193 90 922" data-label="Text">

於氣如此至於不直不愿不信都却習得如此豈非天下

-90 193 136 922" data-label="Text">

之弃人○雖曰甚絕之之詞使其知為聖人所絕而改焉

-136 193 182 922" data-label="Text">

則不屑之教誨○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

-182 193 228 922" data-label="Text">

是亦教誨之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

-228 193 274 922" data-label="Text">

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

-274 193 320 922" data-label="Text">

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320 193 366 922" data-label="Text">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

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精義伊川曰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况學道而悠悠安可得

仲尼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迫切下乃如此文意不

難理會須是求所以如此何如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云

爾者所以教人也○語想如今學者却怠地慢了譬如捉

賊相似須是着起氣力精神千五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

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

只喜時起來行得三兩步懶時又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

○或問小註這章書是一氣趕注方如不及時即存猶恐

之心○新安陳氏曰為學之道當如湯之檢身若不及成

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常恐其或失之苟

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

及矣倘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擇上水船之追

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猶恐失之而反退

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

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輯語兩語

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中鞭緊一步耳惟其精勤

是生恐懼惟其恐懼愈加精勤一時如此終身如此非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不與焉

與去聲

也。朱子曰此君子所以慕學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險也

如不及是趕上而猶恐失是怕落後又云猶恐二字正描寫如字之神功與心自十分呆割不得

○程子

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

也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舜禹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毫來奉已。如今人才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所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不與只是不相干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來移着。因論舜有天下而不與之義，曰：此等處且玩味。本文看他語意所重，落向何處。明道云：聖人之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茂對時育萬物而已。說得義理甚闊。淵集註却說得小。然觀經文語意，落處却恐集註得之。蒙引原來舜禹也只是內重而見外之輕。獨舉舜禹者，舜禹本是匹夫。一旦有天下，實出望外，而却不以為意。尤見其巍巍。翼註此天下以勢位言，不以民物言。巍巍不與在二聖心體上說，不被勢位壓倒。釋語有天下而不與，非輕天下之謂也。程子云：今人於醉後或更加矜持者，是亦為酒所動也。當知此義。心有與處，才有

不與處。舜禹須不是一齊放下。毫無罣礙也。看透不與真源則憂勤，胼胝無非不與之意。愚按集註不以位為樂，見得舜禹胸中自有真樂在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飯煖，茹草若將終身，被袵鼓琴，若固有之。即此可想見不與真際。至謂聖人惟為天下憂，勤所以不與，尚是客意。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

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精義伊川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崇高其大與天同也。蕩蕩乎

其德之廣夫不可得而名言也。其成功可見者則巍巍崇高。其文章則煥然至盛。范氏曰：孔子贊易乾元曰：大哉稱

堯亦曰大哉天運於上無爲而物成堯亦如是矣以堯典考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命羲和咨四岳舉舜而授之天下止於如此而已可謂至簡也然其高也不窺其大也難名其成功如四時寒暑之始終萬物其文章如日月星辰之照臨天下此爲堯典而言也。李安溪曰上節註雖以德言然德字已包業在內蓋兼體用言也無能名者非淵微神妙不可窺測之謂謂其不可以一善言不可以一端舉蕩蕩乎無所不包如天之廣大無不涵覆形容之不足盡其蘊悉數之不能終其物耳。語類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辭不必謂獨堯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何北瞻曰獨稱堯之爲君蓋兼聖德與曆數而言邵伯溫述康節之意所謂極治之盛莫過堯前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也唯天爲大體味注中故字亦如字自當以天德言之主形體者大全中誤載饒氏語也折以朱子手定書則或問謂范氏尹氏得之按范氏云天運於上無爲而物成尹氏亦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其意蓋皆以德言矣又曰註不言堯德之精微而言德之廣遠自非大業皆是德所統貫下節特又從不

可名之中指其一半可見者示人不得判然分屬微顯遂疑下節非仍廣遠無能名之事也。雙峯饒氏曰惟堯則之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君之事耳。蒙引惟天爲大至民無能名大抵以其德之不具而言其無處不周匝也惟堯則之正中庸所謂配天也愚按吏臣贊堯曰克明峻德益曰帝德廣運大抵皆就發用處言輯語云德有存主者有潛布者竊謂潛布意較親至存主則此處自就爲君上看無庸深論也中庸高明配天章句謂與天同體亦體段之體非心體之體則此處即兼體用言亦不合追向深處故蒙存皆主德之覆肩即集註言德之廣遠意也。輯語無能名若說做淡忘冥漠便墮黃老家言是無名非無能名愚按無能名只合向蕩蕩乎三字內領會者不得滯筆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

名其可見者此爾精義明道曰成功文章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者即是
 聖也。語類雖蕩蕩無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見又
 有煥乎之文章可睹。或問不說成功文章巍乎煥乎真
 覺前後帝王所不能到而堯之德尚不盡此集註特下此
 爾二字仍歸到無能名非以此為可名也仍是無名員足
 語不。是無名外添補語。四書通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
 者其四時生物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天地一也
 新安陳氏曰堯德之與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
 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不可
 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季安溪曰此即就上一節則天
 無名中舉其可見者來贊歎蓋成功文章極其巍巍雖有
 可見之迹然亦如乾坤之容日月之光之不可繪畫則亦
 卒歸於無能名而已。下節即申上意非謂德不可名業則
 可見作兩截話頭又非謂業雖可見德仍不可名抹殺末
 節也註中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猶言堯難名之
 德此其可見者也。集解成功是事業成就處如平水土
 致稼穡明人倫皆從前所未有之事何等巍巍文章與成

功雖是兩樣而禮樂制度却是事業成就後發用出來蓋
 功業初成禮樂尚未興制度尚未備到得成功後文明曰
 啓乃愈覺煥乎可觀按成功下着一。尹氏曰天道之大
 也字層遞而下有想像不盡之神。

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新安陳氏曰此似以為法

取之愚按當自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

巍然煥然而已何肥瞻曰朱子謂成功文章即是道之發

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之云然詞意未嘗不極鄭重

特所可名者四字反成贅詞與上節隔碍耳折以或問則

朱子謂諸說程子為尤盡觀明道固未嘗以其可見而小

之即伊川云巍巍崇高煥然至盛亦無非道揚盛德形容
 不盡神味後來因注中并存尹氏所可名者云云遂誤以
 兩有字對上無字謂此則可名者殊失朱子內注本義矣
 巍乎煥乎經文與上節固同
 是贊歎不盡之詞無容岐視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或問舜之臣眾矣而獨稱五人何也曰舜之天下所以治者以此五人而已故孟子亦獨稱之他人不得與也

禹為司空平水土稷名棄為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饑契為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皋陶為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為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為民害

按五人不自舜治而舜治之記者大書特書便隱然為際字立案不自舜治而舜治之記者大書特書便隱然為際字立案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輔氏曰荀子云治亂謂之亂猶治汗謂之汗則亂之訓治

次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

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王妃太姒也詩曰亦

右文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武王后太公女九人

治外邑姜治內南軒張氏曰邑姜亦婦人之有聖德者或曰亂本作亂古治

字也冥因之曰記者因下九人而已先列亂臣十人一句在前又因下唐虞之際二句先列舜有臣五人一句

在前此二節是記事體至第三節方論議之○按上書舜存此言予有兩有字相為關照下文難與盛俱從此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

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吳氏程曰上係

言上接武王也記者謹之稱族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

所以尊君也凡對君問皆然也才者德之用也西山真氏曰聖賢言才有與德合言者才子才難是也有與德分言者有才而

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是也才子以齊聖廣淵忠肅恭
 懿之德言與此才難即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
 本體言才兼以著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才體用兼全者
 也若與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耳才本於德
 雖才未備不害為君子才不本於德雖其才可喜不免為小人
 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
 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類
 問集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闕下曰寧將上一句
 存在這裏若從元注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為
 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按古注謂堯舜交會
 之間比於周周最盛是反以周為盛於唐虞也故朱子云
 然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
 也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便使人有敬重愛惜人才
 之意新安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
 聖聖繼作而後禹臯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
 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貞元會合

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反以為盛者即晉三卿為
 主可謂眾矣之意况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
 無人乎○蒙引才難一條夫子本為周言而援及唐虞耳
 看一斯字語意便自了然當時門人聽言者亦甚高識便
 取以舜之五人為過於周之十人故以五人列十人之上
 以起夫子之言而不以為嫌蓋人才不以多寡為盛衰顧
 其人物地位何如耳○輯語古語才難是泛言如末世無
 人物衰朝無遇合此通行議論聖人所歎却從舜武多才
 際會極盛時尚且不易得如此難字意又進一層○條辨
 夫子劈頭便歎才難不其然乎正以貞元會合不常有之
 盛惟唐虞乃過於斯降自夏商皆不能及則就虞周一代
 論人才何其盛合千古上下論人才何其難聖人眼孔大
 所以如此說至有婦人焉二句又是
 於盛中亦見其難乃更轉收以足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

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問辨錄文王為西伯專征伐天

下有不服者文王必為征伐之是為率畔國以事紂三分

天下有其二是言人心皆歸文王以天下大勢言之已有

三分之二云爾非真盡地而分也紂尚為天子荆梁雍豫

徐揚固紂之士守收章也豈遂皆不屬紂乎文王聖德青

兗冀之人固亦有人心也豈遂無一人歸文王者乎要之

天下皆紂之天下而人心則大半歸文王也故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按此論極允集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

註亦大概言之不必過泥

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精義伊川曰韓退之

作羨望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事出此

文至德處也范氏曰孔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庶民之大

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

小心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語類三分天下有其二

天命人心歸之自可見其德之盛了。然如此而猶不取乃

竟其至處。或問文王服事商則善矣然以諸侯而有天

下之大半得為順乎曰胡氏嘗言之矣胡氏曰孔子稱武

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蓋文王受命作周大統

論語集注本義卷八 泰伯 敦復堂

此語最明哉胡氏謂兼文武言之畢竟曲說。文集來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為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時而為也語似有病嘗謂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有二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其不得已焉耳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來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按此可見文武自各行其道不必為武王回護

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語類

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按武王之言正誓師之言也因武王思及文王因伐商思及事商因歎

才難思及至德嶺斷雲連此中自是深情無限然有意牽合非誇則支只體味經文見得武王十人之功幾與五臣爭烈而文王終守臣節尤自獨高千古大指白隱隱流露

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

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闕去聲菲音匪黻音

弗恤呼域反

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

享祀豐潔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云致孝必廟焉而人鬼享之鬼神衣服常服黻

蔽膝也以韋為之韋類韋熟皮也有虞氏以革夏后氏以

泰伯

